热点观察

IP改编:“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惰性心态不可有

□ 闫 伟

在IP思维的作用下,有些创作者难免产生“拉大旗作虎皮”“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惰性心态和投机念头,试图完全依赖先前成功作品的光环来达到聚人气、出爆款的目的,导致不少根据IP改编的作品有流量无质量,严重偏离观众的心理预期。因此,用粗制滥造的作品来透支IP凝聚起来的“群众基础”得不偿失。

最近,《大宋宫词》的高开低走引人关注,其核心主创本期望凭借20年前《大明宫词》的高口碑再度打造现象级作品,然而使其冲上热搜的却是一度暴跌至4.1的超低评分和网友的集体吐槽。近年来,在文艺创作中,“搭IP顺风车”的创作思维盛行,但IP并非文艺作品的“护身符”,《大宋宫词》就是IP失灵的最新案例。我们不妨借此来审视与反思一下当前的IP创作模式。

以正确的扬弃观进行“有灵魂的改编”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扬弃”指的是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旧事物内部积极、合理的因素,另一方面抛弃和否定旧事物内部消极的、丧失必然性的因素,是发扬与抛弃的统一。在IP改编过程中,正确合理的扬弃观是确保创作成功的基础和前提。以影视创作为例,原作的精神主题、故事脉络、人物特质等本质的内核元素应被保留并弘扬,而那些不适宜用影像表现、不符合视听传播规律的部分则应被删减或舍弃。从阿耐小说《大江东去》衍生出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便在精神和故事层面都从原作中巧妙萃取出了思想主脉与艺术精华,并把改革艰难性的现实逻辑合理转化成了戏剧创造逻辑,既成就了剧作自身的品牌效应,也让观众在剧中人物的艰辛和梦想中读懂了“国之大者”。

然而,有些IP改编却由于此方面的处理失当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非议。改编自作家亦舒20世纪80年代描写香港社会的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流金岁月》,只是简单移植了原著中的地域和时代背景,导致社会情境与文化内涵相互抵牾、年代氛围错乱不清,削弱了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感和介入性。同样,改编自同名原著的新版电视剧《鹿鼎记》也未把原著的精神肌理恰适地植入其中。老版《鹿鼎记》既是一出引人发笑的喜剧,也是一部“掩卷悲从中来”的正剧,寄寓了对当时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而新版《鹿鼎记》却沦为一场夸张的闹剧,观众无法在浮夸的观感中体悟到历史的纵深幽微、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以及在浮世绘中拼命挣扎的个体命运。此外,新版《鹿鼎记》还将原著中的人生况味置换为苦情剧的怨和惨,几位主要人物的性格气质也在剧中被颠覆和模糊,与观众的心理预期严重错位。

IP不是影视创作生产的“护身符”与“万能药”,其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在于创作者对待原作的态度和改编原作的功力,即是否能够认准并抓住原作的“黄金内核”,是否能够把握好凸显什么、隐匿什么,是否能够将正确的扬弃观充分到位地贯彻到作品的创造与打磨之中。只有在这些方面清醒理性、有所作为,才可能用“有灵魂的改编”征服观众。

用不同语言的“深层对话”打通转化路径

由于开发源头可能是小说、动漫、游戏乃至歌曲,剧集的IP改编通常面临着不同载体和语言的有机转化问题。因此,改编者需要谙熟不同艺术品类的话语属性与创作逻辑,通过精巧地道的影像语言表达,把原作的主题内蕴、风格调性不打折扣地渗入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装台》,便在此方面给创作者带来启示:一方面,剧作沿袭了小说的平民气质,让观众被那种扑面而来的醇厚市井风味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镜头下的陕西美食、地域风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物口中的方言俚语等,都充分遵循了影像叙事规律,从而带来视听冲击力和感染力。

表演作为影像作品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殊方式成为双刃剑,表演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IP改编作品的品质高下。近年来,大量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剧存在表演通病,很多“有流量无质量”的偶像型演员虽然能瞬间带火一部剧,却难以通过人物传达出更加准确、更加深刻的作品内涵,从而把本应体现影像审美优势的元素变为拉低剧集品质的短板。诸如《大主宰》《斗破苍穹》等古装IP剧,之所以投资巨大却反响平平,某些演员“不在线”的演技无疑是重要原因。

IP改编的关键在于转化,而转化的要义在于寻找到两种乃至多种表达话语体系的通联密码与对话路径。这种通联和对话一定是深层而非浅表的,应当触达普遍性的价值观与人性,秉持高包容度的大艺术观,尊重审美的本质性规律。从同名舞台小品衍生出的电影《你好,李焕英》,便是在沿用原作核心创意的基础上,将主题意蕴进行了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在小品和电影之间建立起深层艺术联系,最终成为在审美价值和社会影响方面衍生之作超越原作的典型案例。

把“讲好故事”作为平衡口碑与市场的法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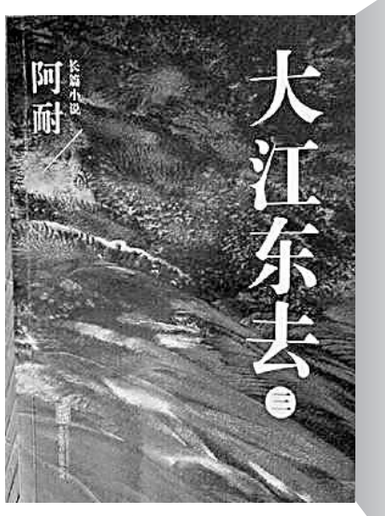
不论原创还是根据IP进行改编,讲好故事都是打造文艺精品的不二法门。尤其在IP思维的作用下,有些创作者难免产生“拉大旗作虎皮”“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惰性心态和投机念头,试图完全依赖先前成功作品的光环效应来达到聚人气、出爆款的目的,而在讲故事方面消极懈怠。这种对影视作品最根本的艺术属性的漠视,必然导致观众不买账。比如,从热门游戏改编而来的电影《侍神令》,虽然有一众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知名演员加盟,但仍然口碑扑街、票房惨淡,原因就在于情节太过薄弱稀松。

在剧集方面,拥有《大明宫词》之前在观众中建构起的经典召唤与怀旧情结作为加持,《大宋宫词》本应再掀收视热潮,然而该剧却在故事讲述上出现了明显的“崩塌”,不合板眼的叙事时常给人一种赶场的慌促感,有些戏蜻蜓点水,有些戏过于传奇,还有一些戏缺乏节制。与之类似的是《欢乐颂2》,该剧有些失控的情节编织、话题效应导致的“贩卖焦虑”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欢乐颂》之前积累的口碑。

“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是影视创作生产的铁律。故事性是影视艺术的第一特征。倘若故事讲不好,即便有珠玉在前,仍然无济于事。因此,影视作品必须在尊重“讲故事”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改编与创造,也必须在此基础上把握好继承与舍弃、创意与实操、内容与形式、引领与满足、历史与当下、共性与个性等诸多对立统一的关系,若打破这一事关根本的“规矩”则很难实现口碑与收视的平衡共生。IP思维在当下影视创作生产中依旧大有市场,但要想用好IP思维,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如何讲好故事上。对于创作者而言,最应警惕的就是“重IP轻故事”的舍本逐末之举。如果以一个粗制滥造的故事为代价来透支IP所凝聚起的“群众基础”,无疑得不偿失。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任)

了解更多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电视剧《大江大河》(右图)改编自阿耐小说《大江东去》(左图),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IP改编。 资料图片

“大胃王吃播”刚走,“海量王喝播”又来

平台监管缘何总是慢半拍

□ 韩业庭

“三四瓶白酒倒在一个巨碗里,主播‘一口闷’”“白、啤、红、洋、黄五种酒整瓶混合快速豪饮,喝到主播呕吐不止甚至失去意识”“一群男女在一起滥饮斗酒直到把人全部喝晕倒在桌下”……近日,有媒体对直播平台上以狂喝暴饮各种酒为主要内容的“海量王喝播”进行了报道。

上述画风,似曾相识。几个月前,人们在直播平台上看到的是胡吃猛吃的“大胃王吃播”——一个人动辄吃几十斤牛肉、几十只炸鸡、几大盆食物,甚至生吃八爪鱼、干喝火锅底料、硬吃腐肉。一个是吃,一个是喝,手段不同,但都是比多比快又比怪的网络表演,目的都是吸引眼球、获得流量,代价都是自毁形象、牺牲健康,结果都污染了网络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喝播”不是近期才出现的。据媒体报道,早在去年年初,抖音、快手、B站上就有多则“喝播”视频发布,并在平台上获得了超高的热度和流量,有的“喝播”博主粉丝已经近百万。也许喝的东西不如吃的东西那么吸引眼球,狂喝也不如猛吃那么有视觉冲击力,所以“大胃王吃播”的“风头”当时盖过了“海量王喝播”。后来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各大直播平台被迫出手整治“吃播”乱象,针对“吃播”中存在浪费粮食的行为,或以假吃、催吐、宣扬量大多吃等方式博眼球的行为,祭出了删除作品、关停直播、封禁账号等处罚措施,“大胃王吃播”渐渐消停下来。此后,不少“大胃王”转型为“海量王”。由“吃播”到“喝播”,马甲是换了,但就套路的恶俗、格调的低俗、内容的媚俗而言,“喝播”比“吃播”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次“海量王喝播”的报道出来后,一些直播平台反应确也迅速。比如,快手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恶意“喝播”行为的公告》,表示平台已通过技术手段与人工审核等方式对博眼球赚流量等行为进行严格审查,一经发现违规将给出视频删除、账号封禁等处罚。不过,从整治“问题吃播”到打击“恶意喝播”,每次都是在媒体报道并产生舆论压力之后平台方才出手,这给人以平台的监管不主动、慢半拍的印象。

2020年,快手日活跃用户达2.6亿,抖音日活跃用户突破6亿。网络平台上每天生产的内容数以百万计。平心而论,无论通过技术手段,还是进行人工审核,完全杜绝问题内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平台放任不管或消极监管,只会助长问题内容的泛滥。平台在监管上慢半拍恐怕还是缘于背后的利益纠葛。各种“问题主播”与其所在平台其实是利益共同体,首先粉丝给主播们的打赏,直播平台都要按比例抽成;其次一些内容越是低俗恶俗,越容易吸引眼球、产生流量,而平台的广告收益正是建立在巨大的流量基础之上。因此,在内容监管标准方面,不少平台往往就低不就高,只要不被监管部门“盯上”,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具体监管中,一些平台则要求“有一定数量的用户举报才会进行处置”而少见主动出击,这其实是一种“民不举,官不究”的消极监管。

合规经营是平台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放任“大胃王吃播”“海量王喝播”等低俗恶俗内容传播,是在打政策擦边球,也许能换来一时的流量,但也增加了触碰政策红线的风险。今年2月以来,在“清朗·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中,有关部门共封禁违规主播7200余个,协调关闭、取消备案网站平台2300余家,下架App520余个,其中不少平台就是因发布传播低俗内容而“中枪”。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直播行业经过过去几年的野蛮生长,现在到了下大力气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直播平台应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一些,勇于承担使命,不让责任抛锚,那样才能既站稳当下又赢得未来。

走近文艺家

阿来近照 本报记者 韩业庭摄/光明图片

只有在写作的短暂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工作。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旅行,文学作品像是旅行中产生表达欲望后的副产品。行走构成了他创作的基础,形成了他创作的源泉,让他创作出《尘埃落定》《格萨尔王》《云中记》等不一样的作品。

阿来:做个热爱生活的“驴友”

本报记者 韩业庭

采访阿来是在一个科技主题峰会的间隙。他是那个峰会的嘉宾。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生物学家饶毅、量子科学家张胜誉……相较于他们,身为作家的阿来有些跨界。不过,他很享受这种文学圈之外的活动。只有在写作的短暂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工作。很多时候,他更像个满怀好奇心的“驴友”,热衷行走,喜欢勘探,乐于思考,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旅行,文学作品像是旅行中产生表达欲望后的副产品。

几年前,智利一所大学请阿来去讲学,问他对行程有何要求,他打开一本聂鲁达的诗集,把诗中的很多地名圈了出来,“就去这些地方”。读书,然后到现场,不管地方有多远,这就是阿来的“旅行指南”。按照“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习惯,阿来读了卡彭铁尔去了古巴,读了略萨去了秘鲁,读了帕斯和鲁尔福去了墨西哥,而东南亚国家,他基本没去过,因为没读过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

行走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形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与保障。20多年前,年轻的阿来就走遍了四川阿坝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翻阅了18位土司50余万字的家族史,最后写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游历完西藏,他又把旅途中的所看、所想、所感、所闻,倾诉到了散文集《大地的阶梯》中。后来写《空山》,写《格萨尔王》,写《瞻对》,每次动笔前,他都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行李箱中除了书,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行程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

采访中,很少听到阿来把到各地游历叫作“采风”。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采风多少有些根据预设目标进行撷取选择的意思,而他希望自己的写作随心而动,这个“心”就是想写的冲动、想表达的愿望。正如他自己所言,“有人写作靠灵感,而我写作靠情绪”。不过,他并非有点情绪就下笔。每次有了想写的冲动,阿来都会强制自己放一放,过了一段时间,冲动再次来袭,就再抑制一下,最后反复多次,不得不写时,才会动笔。阿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写作过程中保持真正的艺术风格。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阿来作为志愿者参加抗震救灾,每天抬伤员,挖尸体,目睹了大量生死故事。当时,很多刊物跟他约稿,他没写。震后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周围的作家发表了大量纪念作品,他仍然没写。一直到十年后5月12日的下午,成都大街上警报回响、汽笛长鸣,坐在书桌前的阿来突然泪流满面,十年前所见的那些生死场面,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一刻,他觉得“确实到时候了”,随即提笔写出长篇小说《云中记》。

每到一处,阿来除了喜欢听各种故事,还对当地的地理尤其植物十分感兴趣。他的电脑里存着数万张他拍摄的植物图片,点击进去仿佛就进入了一个丰饶而神奇的世界。迟子建曾这样描写阿来:“当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赏花和拍花的阿来,也是千姿百态。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态,就像是向花儿求爱。”让人吃惊的是,阿来不仅可以辨认出数千种植物,还能准确讲出每种植物的归类、习性、用途。“青藏高原上80%的植物我都认识,在这方面,我甚至比大学里植物学方面的学者知道的都多。”他颇为得意地说,“写小说不仅是简单地写个精彩的故事,还是深入生活、了解历史、了解地理、提升自己、丰富自己的过程,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阿来像个月下散步的诗人,走走停停,不疾不徐,他出发不是为了到达彼岸,在意的是路边的风景和那份怡然自得。

如今年逾六旬的阿来,对很多事情看得更开、更明白。被问及如何看待他的那个突然走红的四川老乡丁真,他两手一摊说道:“我们乐此不疲地讨论这些事情干什么?一个普通人因为一个表情突然走红网络,本就莫名其妙。再加上引发一帮人支持、另一帮人反对的全民大讨论,这本身就是一种反讽,最高兴的唯有资本。”阿来觉得,现在对很多所谓“网络热点”的讨论陷入了“意义的空转”,本想远离喧嚣的他,最后竟然也被迫加入讨论,对此他只能报以一声叹息、一丝苦笑。

谈到当下热闹的网络文学以及大众文化消费内容的浅薄化、娱乐化等话题,阿来说:“当我们觉得读的文字比较浅薄的时候,有些人连文字都不想看了,而是去看视频了,甚至想直接进入游戏扮演故事中的角色,这种由技术和资本推动的时代趋势,少数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想阻止是不可能的。”不过,就像梭罗远离城市隐居于瓦尔登湖畔,阿来也在用他的方式,与“时代趋势”保持着一种疏离,那就是坚持自我,继续自己的旅途——读书、游历、观察、思考、写作,同时仍对这个世界抱有善意和希望。